

酱园遗梦

文/黄梓荣(美国)

我们这条街上,顾家绝对是一个大户。酱园和住宅占了三段街面,以及街面后头的整个街区。我小时候和顾家小儿子六六一一起玩,跟着他从前街进前门,到走出后门,站在后街上,中间到底跨了多少门槛,过了几个天井,叫了多少长辈,从来就记不清。

最好玩的地方,莫过于店面和店后面的作坊。店面只有两间,但是屋高梁阔,十分敞亮。迎面高悬大大的金字招牌:“鼎恒元”。这三个字,远近数十里,十分闻名。那时候到乡下去做人客,带两瓶鼎恒元的虾子酱油,或陈年红酒,也算是有面子的事。我家早晚饭桌上有四大名菜:龙须菜,什锦菜,大头芥和腐乳,连同一年到头的酱油和陈酒。全是鼎恒元的供应。以至于自然而然,鼎恒元成了一切酱品的代名词,甚至成了所有酱品店的代名词。

那么,酱油店有什么好玩呢?看打酱油。那时店里有一个老店员,他打酱油很特别。他在缸边立定,拿起提吊,提吊与地面垂直,与人体平行,顿一下,入酱油缸,停一下,提出缸面,立马放到漏斗上,以示满泛,倒完后,提吊敲一敲漏斗边,漏斗出瓶时,还要在瓶口上靠一靠,才算一吊提完。下一吊,如法炮制。敬业敬客,童叟无欺。我是他最专注的鉴赏家,他或许也知道这点,所以对我非常客气。

后来,我下乡了,才知道这种操作法,不仅公平,而且科学。生产队秋后分油,特地从供销社借来了提吊,大嘴会计分配装瓶。我看他不管怎么弄,总有油掉在外面或瓶上。这时我自告奋勇,用上了鼎恒元老先生的办法,结果不用说,一吊成功,总算也让知青教了一次贫下中农。

鼎恒元的顾客也很奇怪,比如我妈。那几年我好像是家里唯一的酱油和酱菜采购员,所以和鼎恒元常常见面,过年时几乎天天见面。因为我妈,或许天下所有的妈,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,买酱油从来

是一次买一角钱。问题是,一斤酱油一角三分,怎么打?这个问题在鼎恒元,就不是问题。他家有几个提吊就是专门对付一角钱的主:一角钱的酱油,一角钱的醋,一角钱的料酒,当然也有一角钱的烧酒。而我妈兜里好像有无数个一角,以至于我很难有机会没收找来的零钱。

鼎恒元还有个好玩的地方,那就是它的作坊。前店后工场,转过柜台,一直朝里就是作坊。作坊很深,堆满了各种大小的坛坛罐罐,还有许多麻袋和筛匾,最深处是一架不知名的机器。再出门就是后街。奇妙的是,它还有个侧门,开侧门就是东河滩。那时还没有建公家菜场,河滩显得很宽,滩外边就是关河。原来这店面和工场,是沿着老城墙的城脚建的,一出门就是水源地和码头。这对于用水量和米豆糠麸吞吐量很大的糟坊,真是太重要了。

鼎恒元也有不好玩的地方,那就是南面的酱园,或曰糟坊。那里永远摆满了酱缸酒瓮,酱是香的,酒也是香的,但不知为何,混在一起就是酸的。气味浓浓,周遭熏熏,夏天还有不少苍蝇。大人也不许我们去,怕我们爬上爬下,掉在酱缸里。那缸可放七担水,最大的或有十担,这种大缸,是宜兴龙窑专为糟坊制作,故称为糟缸。沿河滩,城脚下摆满了这样的大缸,都是顾家的,或陶商寄存的。小学里老师讲司马光砸缸,就拿他家的缸来说事,住在那一带的小孩一听就懂。

糟坊里还有个一等一的好东西:洋井。洋井是太好的玩具,有声音,有出水,趁工人不注意,大家抢着毛手毛脚一番。门口有个老头,一看见小孩来就驱赶,倒不是怕我们去玩洋井,或砸缸,怕就怕我们进去“掩蒙蒙”,就是躲猫猫。这酱园要是开放躲猫猫,那就是天下第一好玩的地方!地方大,地形又复杂,可以藏身的地方无穷多,老头又捉不到我们。我们可以在满院的大缸之间的缝隙里,伏地穿行,

功夫实在了得。最后老头只好拿出了绝招:告状。那年代,闹到邻居告状,就算是大事了。

时光荏苒,我们渐渐长大,鼎恒元也慢慢老去。鼎恒元发轫于清末,二三十年代,渐成同行翘楚,1945年后步入全盛,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。合营后,店员面孔也渐渐变了,少了一份殷勤,多了一点爱买不买。最要命的是,酱油和酱都不全是黄豆做的,价格还慢慢在涨。1958年以后,不知何故,这条街上先后迁徙来了很多人家,人多了,交往反而少了,也不再放心小孩到处乱窜瞎玩。

最滑稽的是,饥荒年代刚过,酱园不再,居然变成了杀猪行!从此后,午夜凶铃,“半夜猪叫”,着实让人头痛。不过也有个传说,一时流传很广。说是猪,其实很聪明,它们一听到屠夫上班的脚步声,就开始集体动乱,继而激情嚎叫;等到当天指标完成了,立马就会安定下来,其智商不亚于“严打”期间的流氓小偷。屠夫就是门口卖肉的,时间久了,彼此熟了,有人求证此事。屠夫不说是,也不说不是,莫测高深地笑笑:“反正再聪明也是猪。”

不久文革,金字招牌被砸,店名也改了,不过老街坊不买账,还是叫鼎恒元。杀猪行终于关闭,稍作改造,住进来一大批家什不多,小孩不少的人家。他们有点另类,特爱吵架,与人奋斗,其乐无穷,与周边老邻居几乎不来往。

鼎恒元的末路,是在1986年。那是一次规模颇大的城市改造壮举,一举把半条街全部拆了。顾家的鼎恒元,其店面工场,其酱园糟坊酒坊酱坊等都拆了。我站在拆迁后的废墟上,才发现原本属于顾家的三块地皮,加起来超过一个标准足球场。现在住在鼎恒元地皮上的小区居民,大多已经不知鼎恒元,顾家大宅门为何物。

历史似乎完成了一个悲怆的轮回,随后再给我们一丝丝微不足道的遗梦。■



雨花石“人猿相揖别”收藏/池澄 摄影/汤先锋

说石:“人猿相揖别”

文/池澄

人居南京,如果是一个赏玩雨花石的发烧友,总有些许身在宝山的自负。入夜冥思,来日说不定能遇到一枚精妙的石头。

2009年初秋的一天,我逛南京清凉山,这里是雨花台之外又一个雨花石交易市场。摆地摊的雨花石可分三类,看不上眼的粗货散放在地上,稍上一点档次的放在水碗里,个别精品藏在内衣口袋等候与资深藏家待价而沽。民国时期著名的雨花石收藏家王猩因有一名言:“不要用珠宝眼光看待雨花石。”意思对于观赏石,重在取象而不是选质。我对散放的大路货,并不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,有时也扫一两眼。

这次,我又在地摊旁“扫眼”了,暮见一枚黄石子,石面上有一张脸正对我眨眼,我很便宜就买下了。走了几步,对着托在掌心的石子,哈了两口气,与下水一样看得更清楚,石的右边是一只猴子,左边竟还有一个人,又将石子对着太阳一照,半透明,是块黄玛瑙。石上

的猿猴石上的人,眉、眼、口、鼻一一毕现,像是在石上对话,还有一点依依惜别的表情。

回家将石子放入水碗。朋友可能要问,老池此时又是眼睛一亮了。否,此时眼睛即使一亮我也不写,这词被藏家作烂了。何况此时我眼睛不是一亮而是模糊,用纸巾揉揉眼再看,验证是否如此精妙。确认再确认,是一猿一人无误,觉得太神奇了。

再读这枚奇石,想起了毛泽东《贺新郎·读史》:“人猿相揖别。只几个石头磨过,小儿时节。”这枚石子,情景与主席的词意吻合。说了人类在磨石为器时期,还处于“儿童时节”。人类进化的历史演变,多么令人惊异的经典诗行,面对眼前这枚石子,默读伟人词句,我写下两行感悟——

历史,一页一页石头磨过的历史。

石头,一个一个历史磨过的石头。■

岁月感

文/尹春华

冯小刚说装修他的大房子时,故意把新买的瓷砖敲出一些细小裂纹,一下就和新东西不一样,有岁月感。

岁月感就是对旧时光的追忆。曾经是每个家中都有的旧痕迹,那时想去都去不掉。后来,有条件了,争先恐后搬离老窝。到了新楼房,四壁皆新,顿觉清爽。把陈旧的太师椅处理掉,换上人造革面的沙发、电镀腿的椅子。这二三十年前的景象似一本厚书刚刚翻过的一页。然后,一股脑的洋风,直接照搬西方样式成了最常见的时髦。连楼盘也净是“罗马花园”。人们比拼装修材料,把房子搞得像宫殿。

物极必反,乏味之余,“怀旧”撩起许多人心绪。偶尔在街上看到谁推着一两件老家具,都会有出人意料的回头率。一语评之:“现在这东西太少了!”几分珍惜,几分落寞,透着追寻,含着不舍。许多人开始把家弄成新式的古典风格,透着数典不忘祖的恋旧情怀。

上一辈用过的东西,到下一辈仍有存留,便是家里的古董了。家中的旧面盆,在父亲去世多年后,意外发现盆底的字:“1976.1.26 腊月廿六。1.26元”。三十多年前,家家腊月忙活着过年,匆匆进门的爸爸围巾上还落着雪花,屋里点着红点的白馒头热气腾腾,窗外是孩子提前点燃的鞭炮声……温情的场景,因了这些字,像仍盛在盆中。还有姥姥留下的旧瓷瓶,在新房子里像老人温润的目光,布满每个角落。瓶上两只白头翁并枝而立,寓

意白头偕老,几颗生锈的铜子如在缝合岁月的裂缝。摩挲这图画,总会想起幼时长辈牵我小手的情景。还有一个老玻璃灯罩,文革、地震,它都奇迹般保存下来。把它装在新别墅里,便有了生命脉络的陈年旧迹,有了身世和渊源的联系,也成了房子里独特的亮点。端详着它,像欣赏30年代烟草广告美人,是那种不妖冶的俏丽。一个磨痕累累的小板凳,让人想起围坐在火炉旁的情景,还有那冒着热气的水壶和烤山芋的香味。屋里方方的青砖透着地气,洒上水也不怕,远不像现在欧式地板这么娇气……

没人会对自己的过去不在意。在奔驰车里和玻璃幕墙的楼中,你会偶尔回忆这些。在精神基因程序中,这一页删除了,也会不时地冒出来,愈老愈甚。新书房里放一只旧木凳。一帧泛黄的老照片,一个老壶套或是一柄已秃的炕笤帚,哪怕旧得突兀,残得蹉跎,反倒让人有解读一番的意味。

留恋,是珍惜。有学者认为:文化的特征,一是老,二是慢。不变和少变,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未来价值。当心绪漂浮得没有着落,才会悟出断裂在何处。确实,许多东西不该从我们手中绝迹,不该让它们非正常死亡。让你的家有些“来龙去脉”,追念之时让手边有所触摸的——恰是留在新居中,使你“看得见过去,望得见未来”的那件旧物,是它们在生命深处散发着独特的光亮。■



老宅 摄影/王培